

话剧

柜台



234.7

0

3

山东人民出版社

人 物

杨正林——某商店的经理，五十岁。

李玉秀——杨正林的妻子，四十八岁。

杨桂香——海滨土产店的售货员，杨正林的女儿，十九岁。

李慧萍——某理发店的理发员，李玉秀的侄女，二十六岁。

周金山——利群收音机商店售货员，李慧萍的爱人，二十九岁。

地 点 某城市。

时 间 一九六三年春季某天的傍晚到夜间。

〔幕启。二道幕前。〕

〔场上是一段街道，台中竖有公共汽车站标志，这时已是傍晚的时刻。远处，传来一阵阵汽车喇叭声，随着这声音，周金山匆忙地跑上。他一手提着一个花布包袱包着的收音机，一肩扛着一把铁耙子，看样子是在追汽车。〕

周金山 汽车！哎！同志，请等一等！等一等！（汽车已走远了）咳！就差这么两步，要不为买这把耙子，也不会磨这么长时间。（发现对面人行道上的同事老张）哎！老张，你上哪去？……回去？（指耙子）这个？军属王大爷托我给买的耙子，这会儿给他送去。这个呀，（提起收音机）这是我们店里昨天给人家修理的收音机，我顺便一块给人家送去。哎！老张，明天晚上到我家凑个热闹！……去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可一定去

呀！不去我可罚你。……好，再见。

（杨桂香上，她也是来等车的，一看就知道有什么急事，走到周金山身旁站下。

杨桂香 同志，现在几点了？

周金山 （看看手表）六点半了。

杨桂香 糟了，糟了。

周金山 同志，你有急事吧？

杨桂香 赶“胜利”六点半的电影。

周金山 哦！什么电影？

杨桂香 《李双双》！

周金山 （这时双方已相互认出对方）你！同志，你不是海滨土产店的……你看这把耙子还是刚才在你那儿买的呢。

杨桂香 （无可奈何地）不，……嗯……好象是……（旁白）真是冤家路窄，怎么在这儿碰上他了！

周金山 （旁白）怪不得……刚才买这把耙子……是耽误她看电影了。

杨桂香 （旁白）今天真倒霉，碰上这个买东西的，要不是他跟我找麻烦，我这会儿早到电影院去了。

周金山 （旁白）下午五点多，我到了海滨店，进门喊了她三声“同志”，她象没听见，还一个劲地点她的钱。

杨桂香 （旁白）下午我都快下班了，这人才想着来买东西，一进门也不看人家在那忙着，一个劲地直喊“同志！同志！”

周金山 （旁白）好歹她把头算抬起来了。你说谁买东西不想

买个好一点的，再说我是给别人代买的，还不能挑一挑？

杨桂香 (旁白) 好歹我算把今天卖的钱盘点完了。你说国营企业还能去骗人？可一样的耙子他非挑挑拣拣不可。

周金山 (旁白) 柜台上就放着一把耙子，你让我怎么挑？跟她说是不是再拿过几把来，可她一声也不吭。

杨桂香 (旁白) 柜台上明明放着一把耙子，你拿去不就完了，他非让我再去拿几把。你把好的挑完了，剩下的卖给谁？

周金山 (旁白) 你说，都要象她一样，顾客谁能满意？

杨桂香 (旁白) 你说，都要象他一样，这买卖还有法作吗？

周金山 (旁白) 我一看她那态度，趁早别跟她找麻烦了，到别处去买还不一样，谁知道心里一赌气，没留神口袋叫门把给挂破了。

杨桂香 (旁白) 要，你就拿着，不要拉倒。哎！他还真不要了。我心里话，你要早走了我还用不着跟你罗嗦这么半天。这时候就听着门口“哧”的一声，他那口袋让门把给挂了这么长个口子。嘻……

周金山 (旁白) 正在这个节骨眼，有位四十来岁的售货员走过来，从柜台里拿出好多铁耙子，我这才挑了一把。

杨桂香 (旁白) 正在节骨眼儿，我们经理走过来从柜台里拿出好多把耙子让他挑，弄得我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周金山 (旁白)我当时有心给她提点意见,后来一想,也许这位女同志才做这项工作,算了吧。

杨桂香 (旁白)我当时有心给他道个不是,后来一想,国营买卖,你买我卖,我也没赚你一毛两毛,犯不上。

周金山
杨桂香 (同时旁白)你说巧不巧,在这儿又碰上啦!

(这时传来汽车鸣声,等车来至跟前一看,原来是三路车。

周金山
杨桂香 咳!三路车。

周金山 等坐不上下趟车,不定汽车先到还是我先到呢。干脆走吧。

(拿起放在地上的收音机,欲下。

杨桂香 这是你的收音机?……

周金山 是……

杨桂香 怎么和我们家的一模一样。

周金山 上海出的美多牌收音机都是这模样。

杨桂香 不,这花包袱象是我妈包衣服的。

周金山 这么说,我是偷你们家的!(下)

杨桂香 (冤屈地)谁说你偷的!谁说你偷的!真倒霉!(又传来汽车鸣声,这回看准了是公共汽车,幸灾乐祸地)这回可真的来了。走得好,走得好!(公共汽车没停开过去了,急得喊起来)哎,汽车!汽车!怎么不停车呀?噢,原来是长途汽车。我怎么这么不交运,净碰着这些倒霉的事。得,好容易托人买了一张电影票,又看不成。(拿出电影票,撕得粉碎)谁?(发现远处的小刘)小

刘，干什么？……我不去……什么？……歌舞晚会……真的？……小刘！你等等！你等等！（高兴地追下）

〔暗转。〕

〔二道幕启。〕

〔一个普通家庭屋子里的摆设：台后中间有一面窗户，台右有一扇通往里屋的门，台后左面是一扇通往院子里的门。灯光渐亮，很远处隐隐地传来雷声。院子里传来李玉秀的喊声：“是谁家的衣服？快收回去吧，要下雨了。”片刻，李玉秀抱着晒干的衣服上。〕

李玉秀（自言自语）今年雨水真好。（把衣服一件件地叠起来。这时叠的是杨桂香的裤子，拿起来在自己的身上比了比）桂香这条裤子，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就不能穿了。（发现有个补丁）噢，嫌这里补了两个补丁难看呀！你上没有兄弟，下没有姊妹，你不穿难道让你爸爸穿！（意味深长地）咳！桂香这些日子变了，嫌布的穿着爱打皱，想穿什么的确凉，嫌对襟褂子难看，要做件什么布拉吉，唉！越来越爱打扮了。

〔李慧萍推门上，左手臂上挂着一件白色的罩衣，右手提着一个手提包。〕

李慧萍 姑妈！

李玉秀 哎哟，是慧萍呀！你怎么好多日子也不来玩玩。来来来，让姑妈好好看看！（端详了一会儿）啧啧，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忽然发现）唉！你那两条大辫子怎么不见了？

李慧萍 让我剪掉了，一天到晚拖着两条辫子怪费事的。

李玉秀 咳，又不是开机器，当理发员留着两条辫子碍什么事。（想了一下）噢！大姑娘剪了辫子是不是要结婚？

李慧萍 姑妈，你说对了。今天我是特地来告诉您老人家的，明天晚上我结婚。

李玉秀 真的？慧萍，这可别怪你姑妈生气，这事怎么不早来跟我说？

李慧萍 这会儿还晚？明天我们才结婚呢。（从提包里拿出一把糖给姑妈）姑妈，吃点糖消消气。

李玉秀 咳！姑妈哪那么些气生！快坐着，说说我听听，对象是哪儿人？多大岁数？干什么工作？……

李慧萍 （考虑一会儿）姑妈，他和咱们还是同乡，商业专科学校毕业，今年二十九岁，比我大三岁。

李玉秀 哟！小三十的人了？

李慧萍 怎么？

李玉秀 不怎么。好，如今讲究晚婚。好，好呀！

李慧萍 我们也是这样想。他和表妹还是同行，也是售货员。

李玉秀 噢！长得象谁？

李慧萍 要说象谁呀……我看他谁也不象，就象他自个。

李玉秀 不用说笑话，我们慧萍挑的错不了，明儿去的时候，可得让我好好看看咱那侄女婿了。

李慧萍 （笑着）好，好。

李玉秀 慧萍，姑妈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没空来玩，今天来看姑妈，又给我带来这么个大喜事，没说的，在这多坐

会儿跟姑妈聊聊，你坐着，姑妈给你做点好吃的。

（见李慧萍不坐）你看看，手里这些东西怎么就不肯放下，老拉着要跑的架式。

李慧萍 （拉着李玉秀）姑妈，不了，我真有点事儿。

李玉秀 什么事非这会儿办，放在明天办还不行？要是明天忙不过来，姑妈给你帮忙去，可今晚上不准走。

李慧萍 姑妈，真的有事非今晚上办不可。

李玉秀 什么事呀？

李慧萍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你们院里的人家。

李玉秀 我们院？我们这儿七七四十九家，谁家几口人，多大岁数，属什么的，我都知道，你说谁家吧！

李慧萍 姑妈，你们这有个叫崔云志的？

李玉秀 噢！你问的是他呀，是个瘫痪病人，你认识他？

李慧萍 见过几次面。

李玉秀 你知道他那两条腿是怎么瘫痪的？

李慧萍 报纸上登过，去年他参加抗洪抢险得的，还救了两条人命。

李玉秀 在医院里住了半年多，这不从医院回来还不到一星期，公司的领导和同志们天天没断了来看他。可是慧萍，你找他干什么？

李慧萍 干什么？（拿出推子）就干这个。

李玉秀 （恍然大悟）咳！你看我糊涂不，老崔常说有个女理发员按时到医院给他理发。噢！原来就是你呀！

李慧萍 人家为了救人都不顾自己的生命，咱到医院给人家

理理发还不是应该的！

李玉秀 说得对，说得好，你先坐这等等，我看老崔这阵子精神头好不。

李慧萍 要是睡着了，就等他醒了再说。

（李玉秀下，远处传来杨桂香与李玉秀的对话声——

杨桂香：“妈，你上哪儿去？”

李玉秀：“有要紧事情。”

杨桂香：“你先回来，一会再去。”

李玉秀：“干什么？”

杨桂香：“给我找衣服，我今晚有事要出去。”

李玉秀：“我的小姐，要拿什么自己去拿，都给你侍候好了。”

杨桂香：“妈！妈！”

（李慧萍从窗口窥望，见杨桂香进来，忙躲在衣架后。

杨桂香 （上，进门嘟囔着）人家忙你就不管！你不找拉倒，我自己找。（去衣架处取衣服，发现李慧萍，吓了一跳）哎呀！（打闹一阵）哎！表姐！今天怎么有空来玩？

李慧萍 我想你，就来了。

杨桂香 算了吧，想我，想吓死我！（发现李慧萍已剪掉长辫）哎！表姐，你怎么把辫子剪了？是不是……

李慧萍 是什么？是什么？我知道见了你就要耍嘴皮子。

（拿出糖）给，先给你吃喜糖。

杨桂香 哟，到底猜着了！要结婚，你这几块糖就想堵住我的嘴呀！不行，今天你得先给一张他的照片，不

行，这还不行，最好你亲自把他领来让咱们一家人好好欣赏欣赏。

李慧萍 什么？欣赏欣赏！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

杨桂香 表姐，他是科长还是主任……那一定是位海军军官……要不就是位漂亮的话剧演员？

李慧萍 你猜得太远了。

杨桂香 那他是商业……

李慧萍 快猜着了。

杨桂香 商业局的干部？

李慧萍 售货员。

杨桂香 什么？售货员？哎呀，表姐，你怎么不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呀？

李慧萍 怎么，售货员不好吗？我今天来还要向你祝贺参加工作，当上光荣的人民售货员呢。

杨桂香 算了吧！说话怎么连讽带刺的。

李慧萍 我可没这个意思，桂香，说光荣，是因为通过我们售货员的手，能把党的温暖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坎上，要没有售货员，工厂生产出的东西怎么会到人民的手里，要是没有我们站柜台的，没有我们送货上门，没有我们……

杨桂香 得了吧，要没有这个职业我还会饿着？反正谁干什么谁知道什么滋味。

李慧萍 你说的滋味我知道。可我有另一种体会，我每天要为许多男女老幼理发——有守卫在咱们海防的解放

军，有昼夜在车间劳动的工人，有戴红领巾的小朋友，有郊区人民公社的社员，当我看着他们面带笑容的走出去，我是感到多么高兴，要说这是一种滋味嘛，我几乎天天都能尝到。桂香，你在商店工作，顾客比我们见得都多，为他们服务的机会也就更多，难道你……

杨桂香 我……我烦透了！你说咱这种侍候人的职业，能人家郝建秀比，还是能和徐呈龙比；能上报纸还是能上广播？

李慧萍 难道我们做工作就是为了上报纸上广播？

李玉秀 （出现在窗口）慧萍，老崔刚醒，走，我带你去！（下）

李慧萍 哎，就来。桂香，咱一会儿再谈吧。（收拾东西下）

杨桂香 （向李慧萍）哼！说得漂亮，也不知道在哪张报纸上背了几句大道理，来给我上政治课。（顷刻，忽然想起自己的任务，匆忙拉开衣橱，挑衣服，一件不满意，又换一件，正挑着，忽而又跑到窗口向外喊）哎，小刘，你等等，马上就好。（看看自己的衣服，满腹牢骚）这衣服穿出去怎么见人。（最后总算挑了一件自己比较满意的，忙进里屋换衣服，打扮完了正往外跑，杨正林上）

杨桂香 爸爸，回来了。

杨正林 回来了。瞧你这付打扮，你这是上哪去？

杨桂香 （支支吾吾）我……嗯，今天晚上开晚会。

杨正林 （没好气地）噢，开晚会？你整天不是电影就是晚会！闻这股香味都呛鼻子。桂香，过来，爸爸今天

晚上要给你谈点事。来，你坐下！（杨桂香没动。厉声地）你坐下！（杨桂香不得已坐下）我今天心里有两件心事，两件不同的心事：一件事叫我打心里觉得痛快；一件事叫我打心里难过。（杨桂香心不在焉地不住地望窗外）你听见了没有？

杨桂香 我不是在听嘛！两件事又高兴又不高兴！

杨正林 今天是阴历三月初七，算来我站柜台整整三十年了。我现在虽然当了经理，可我还在站柜台，我一边站，一边想，越想觉得越痛快，越痛快就越舍不得离开这柜台。我虽然站了整整三十年柜台，（难以形容）可今天站柜台，和以前站柜台滋味不一样呀，旧社会是给资本家站柜台，今天是给咱社会主义站柜台。可你是怎么想的？（杨桂香照镜子）你怎么照个没完？

杨桂香 （听不进去，站起来，打断父亲的话）新旧两个社会当然不一样。爸爸，我……

杨正林 你怎么了？你……坐下！

杨桂香 爸爸，我……外边还有人在等我。爸爸，今天有晚会，我想去看看。

杨正林 （闷在肚子里的气开始爆发出来了）看看，在家好好想想！

杨桂香 想什么？

杨正林 想什么？不安心工作，尽想着玩。你在店里出了那么多事，也不知道难过。顾客给你提了那么多意见，我都替你害臊！你怎么把心思都用到这上面来

了？我问你，今天下午你怎么把那个买耙子的同志气走了？嗯？

杨桂香 又不是我不卖给他，他愿意走，我还非得拖住他？

杨正林 他为什么就走的呢？

杨桂香 他不愿意要，我非强迫他买不成？

杨正林 可后来他怎么又买了呢？

杨桂香 他看好了当然就买了，这该我什么事。

杨正林 你还满有理！不用强，你们经理在电话里全跟我谈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扔给杨桂香）好！你再看看这个，你们经理前两天给我的信里说了些什么？

（杨桂香拿起信来看下去，看完后反而委屈地哭起来。

杨正林 （看见女儿哭了，说话有些温和）哭，哭，哭有什么用，自己好好想想，这么做对不对。先说这上面说的第一件事儿吧，就这么几件商品，你三天就能卖错两回，对顾客就知道耍态度，难怪顾客对你有意见。要说这第二件就更不应该了，店里让你前几天把老崔家的笼屉捎回来，你能拖到现在还没给人家捎回来，你说你哪象个商业工作者呀！

杨桂香 （象要把一肚子苦水全倒出来似的）什么商业工作者，说起来好听，还不是我卖他们买。爸爸，你去年为什么非要我去学买卖不可呢？我没考上大学，可我自修一年也不一定考不上。现在倒好，上了十二年学，就这么白费了，整天除了站柜台，就是打算盘。受了人家气要回两句嘴，就给你扣上个服务态度不好

的帽子。爸爸，你不是说过嘛，咱们家里不是过去了，现在有条件了，能供我上大学，你说过咱们家里几辈子没出过一个念书的人。爸爸，咱们家每月就差我挣的几个钱？爸爸，你也不为我的前途想想，你就忍心看我侍候人……。

杨正林 （越听越生气，气得一拍桌子）住嘴！

杨桂香 你……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杨正林 你委屈了，你大才小用了？你知道什么是前途？你知道为什么要念书？你说什么工作不是侍候人？我问问你，你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哪样不是人家侍候你的？噢，照你的意思，前途就是不侍候人，念书就是光让人家来侍候你？我看你是白念了这么些年书。（一扭腰，腰疼起来了）哎哟！这该死的腰又疼起来了。

（远处又响起雷声，比先前的响声大了些。杨正林走到窗前关窗，杨桂香拿起提包要走。

杨正林 上哪去？噢，你还惦记着去玩呀！告诉你吧，门口那个人早叫我打发走了。

杨桂香 （气极）爸爸……你……

杨正林 今天晚上你哪儿也不许给我去！在家好好听市群英会代表在广播里介绍经验。（找收音机，不见）噢！收音机哪儿去了？

杨桂香 不知道。

杨正林 （到处找了一会儿）你妈呢？

杨桂香 不知道。

杨正林 你呀，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玩。（看看手表）马上就到广播时间了，咳！单在这个时间，把收音机给弄哪儿去了？

李玉秀 （上）你回来啦！

杨正林 你上哪去了，一出去就不知道回来。

李玉秀 怎么，又耽误你们吃饭了。饭不是在炉子上热着吗？

杨正林 不是，我是说收音机你弄到哪去了？

李玉秀 你不是说它只能收本市的，收不着北京的吗？我昨儿拿去修理去了。

杨正林 你修理的可真是时候。

李玉秀 没听说过，修理收音机还得看个日子。你就少听一天戏吧！

杨正林 你知道什么，今天晚上七点有市里群英会代表在广播里介绍经验。

李玉秀 噢，要受教育呀！这院里有的是收音机，上老崔家去听吧。

杨正林 可也是，呵呵，这么说你比我聪明。

李玉秀 多少聪明点，我的经理。

杨正林 （一扭身，腰又疼起来）哎哟！这腰又告诉我了，今天晚上准得下雨。

李玉秀 你那腰比气象台还灵，腰疼你还不在家歇着。

杨正林 不要紧，天一晴就好了。桂香跟我一块听去。

李玉秀 (发现杨桂香在一边呆坐着,闷闷不乐)桂香,怎么象个泥菩萨似的?

杨正林 人家不想做买卖了,不想侍候人了,想……

李玉秀 想什么?

杨正林 想当大学生,想光让人家来侍候她。桂香,走!

李玉秀 你们先别走,我告诉你们件事。前几天老崔说他在医院里的时候,有个理发员按月到医院去给他理发,你们猜是谁?

杨正林 你要告诉我们,又叫我们猜,我知道他是谁?

李玉秀 就是桂香他表姐慧萍。

杨正林 是她?

李玉秀 她这会儿又到老崔家来给他理发了。这真是个好闺女,刚才把老崔感动得眼圈都红了,喜欢得两个脚巴丫子都好象会动弹了。崔大嫂又是饭又是菜的往上端,连我的脸上都觉光彩。真是什么工作干好了都受欢迎。

杨正林 当初不是还有人说剃头的没出息,连个对象都找不着吗?

李玉秀 可别说啦,慧萍不光找着了对象,人家明天就要结婚了。

杨正林 真的?对象是干什么的?

李玉秀 她说和咱桂香是同行,也是售货员,还是个专科学学生呢,

杨正林 专科学学生也站柜台侍候人,桂香,你说他有前途

吗？

杨桂香 爸爸，你……（跑进屋里）

（叩门声，杨正林去开门，周金山提收音机上。）

周金山 同志，请问杨正林同志是住在这里吗？

杨正林 是呀！进屋坐吧！

周金山 杨大娘在家吗？

杨正林 在。

周金山 杨大娘……

李玉秀 哎呀，周同志，你看看，我昨天是跟你说着玩的，怎么你真的送来了。

杨正林 噢，是给咱送收音机的？好同志，你来的真巧，我正想听听今晚上的广播呢。

李玉秀 你看你，人家周同志老远给咱送来，进门还没歇会儿，你就忙着听广播。周同志，你坐呀。

周金山 收音机昨天晚上就修好了，没什么大毛病，就是坏了个电阻，今天我休息就抽空给你送来了。这位是杨大爷吧？

李玉秀 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利群收音机商店的周同志，这是我那老头子，对了，新式叫法该叫对象。（三人笑）周同志，你们这样的服务态度可叫我们说什么好呢！你们好不容易碰上个休假，还惦记着我们，又大老远地给送来，真过意不去。

周金山 杨大娘，你昨天送收音机的时候，不是说越快越好吗？我心想这两天国内外新闻消息挺多，怕耽误你